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第十四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前 言

“湖北地方戏曲丛刊”的編輯出版，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，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、整理、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。

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，有属于皮黃系統的汉剧、南剧、荆河戏、巴陵戏和湖北越調；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、东路花鼓、天沔花鼓、襄阳花鼓、黄梅采茶戏、远安花鼓、二棚子、梁山調、提琴戏和文曲；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，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、灯戏等。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。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遗产，决定陸續搜集、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。

“丛刊”所收剧本，主要的是原本。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。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，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；并視必要，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。对于經过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，也将选择收入。

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“丛刊”；但是力量有限，工作又极复杂，考慮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。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、帮助。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

目 录

- 斬韓信 吳天保演出本 1
- 打面缸 吳良民演出本
李罗克、唐靜萍整理²⁷
- 紅逼宮 刘胜奎、黃新保演出本⁵³
- 破洛陽 黃愛棧、刘胜奎演出本⁶⁷
- 双獅圖 余春衡、陈玉标演出本⁸³
- 薛剛反唐 尹金奎、胡玉凤述录⁹⁵
高海山校訂
- 大五台 余春衡、华云飞演出本¹¹³
- 单刀会 陈春芳、魏光文整理演出本¹²³
- 訓秦三 余春衡演出本¹³⁷
- 斬岳云 高海山述录¹⁴⁹
- 牛头山 李惠卿整理演出本¹⁶³
- 汜水关 孙月樵述录¹⁶⁹
高海山校訂
- 武昭关 荆州汉剧团录本¹⁸⁵
- 盜旗馬 天門汉剧团录本
徐桂凤、高海山校訂¹⁹¹
- 双阳投宋 高海山述录²⁰⁵

斬韓信

吳天保演出本

劇情：劉邦坐了帝位以後，恣意屠殺功臣。特別是韓信掌握了兵權，劉邦非常疑懼，遂採用陳平的計策，偽游云夢，將韓信拘押回京，擬即斬首；經大夫田肯保諫，始將韓信兵權削除留住咸陽。時陳豨反，劉邦親往征討。韓信的僕人謝公著，因私通使女被責，竟偽造書信密告韓信與陳豨同謀造反。呂后乃與肖何密議，召信于未央宮殺之。至此一代功臣，便成為兔死狗烹的犧牲者了。

人物：陈平(生)、刘邦(生)、樊噲(杂)、韩信(生)、蒯轍(外)、肖何(末)、田肯(生)、鍾离昧(生)、鮑英(小生)、吕后(旦)、謝公著(丑)、中軍、探子、四大将、四兵士、四青袍、八龙套、一太监、書童、四宮娥、四武士、黃門官。

第一場

[四龙套引陈平上。]

陈平：(引)宰割天下，全凭奇謀保汉家。(詩)

捐得黃金四万斤，安排反間楚君臣，

霸王不信鍾离昧，楚使前来問范增。

本爵、陈平。乃是阳武人氏。汉皇駕前为臣。封我以为戶牖侯。今当早朝，須当朝廊侍候。来！

龙套：有！

陈平：带路上朝！(唱慢西皮)

吾的主灭項羽駕坐咸阳，

全凭着駕下的文武忠良，

武凭着韓元帅提兵調将，

文凭着俺陈平、肖何、張良。

[四龙套、陈平下。]

第二場

[四龙套、一大太监引刘邦上。]

刘邦：(引)龙淮凤顏，一統江山。(詩)

万里江山归汉刘，文官拜相武封侯。

兵权落在楚王手，朝朝夕夕使孤忧。

孤、刘邦。自灭项羽以来，文武扶孤咸阳登极；只因韩信功劳浩大，天下兵权尽在他一人掌握之中，恐他拥兵自重，因此削了他的三齐王，改封楚王。昨日肖何奏道：韩信在楚招兵买马。倘起反心，孤的江山有失。陈平扶孤，素有大才，不免宣他上殿，議論此事。內臣！

大太监：有。

刘 邦：宣戶牖侯上殿！

大太监：圣上有旨：戶牖侯上殿！

陈 平：(內)領旨！

〔陈平上。〕

陈 平：出言如刀利，定計鬼神惊。陈平見駕，吾皇万岁！

刘 邦：卿家平身。賜座。

陈 平：臣謝座。宣臣上殿，有何国事議論？

刘 邦：卿家不知！昨日肖何奏道：韩信在楚招兵买马。倘起反心，孤的江山有失。宣卿上殿，定一良策，以除此患。

陈 平：既是这等，万岁即日駕游云梦，那韩信必定前来接駕，使他无有准备，将他擒拿；解回朝来，削去王位，降为侯爵，留住京中，料然无妨。

刘 邦：此計甚好。傳孤旨意：曉諭樊噲，命他帶領三千御林軍，教場督兵侍候。

陈 平：領旨。請駕！

刘 邦：摆駕。

〔牌子，同下。〕

第三場

〔四大將上，起霸。〕

大將甲：大將志气高。

大將乙：斬將血染袍。

大將丙：臨陣跨战馬。

大将丁：保主立功劳。

大将甲：众位将军请了！

乙

大将丙：请了！

丁

大将甲：侯爷升帐，两厢侍候！

乙

大将丙：请！

丁

〔四龙套引樊噲上。〕

樊 噲：（点将）楚汉不和，屡动干戈，乌江逼霸，保主一统山河。

（诗）

忆昔鸿门敌项庄，忠心耿耿扶刘王。

南征北剿功劳大，万里封侯食武阳。

武阳侯、樊噲。圣上驾游云梦，命我教场督兵。众将官！人
马可齐？

四大将：早已齐备。

樊 噲：侍候了！

〔内白：“驾下！”〕

〔四龙套、陈平、刘邦上。〕

〔樊噲领众将接驾。〕

樊 噲：臣参驾！

刘 邦：免。

樊 噲：谢万岁！

刘 邦：人马可齐？

樊 噲：早已齐备。

刘 邦：兵发云梦！

樊 噲：领旨。众将官！

众 人：有！

樊 噲：起兵云梦！

〔牌子，同下。〕

第四場

〔探子上。〕

探 子：打听軍情事，报与主公知。走馬长探。打听得圣上駕游云梦，不免报与主公知道。就此馬上加鞭。（下）

第五場

〔四龙套，中軍引韓信上。〕

韓 信：（引）登台拜將，改三齐，轉封楚王。（詩）

黃旄白鉞我为尊，十大功劳第一勛。

天下兵权归吾掌，官封王位压群臣。

本藩、楚王韓信。汉皇駕前为臣，官拜天下招討大元帅，封为一字三齐王。圣上駕至定陶，改封楚王。今乃理事之期，特地升帳。中軍！侍候了。

〔探子上。〕

探 子：馬上銀鈴响，下馬报端詳。探子叩！

韓 信：打探哪路軍情？一一报来！

探 子：打探得圣上駕游云梦，特来报知。

韓 信：賞他銀牌一面，再探再报。

〔中軍給銀牌。〕

探 子：（接牌）謝大王！（下）

韓 信：且住！适才探子报道：圣上駕游云梦。不免傳劄轍进帳，議論接駕之事。中軍！

中 軍：有！

韓 信：有請蒯先生！

中 軍：有請蒯先生！

〔蒯轍上。〕

蒯 轍：(念)

步出齐东門，遙望蕩阴里，

二桃杀三士，相国齐晏子。

老夫、蒯轍、字文通。韓元帅帳下为一幕宾。忽听王爺傳俺，只得进帳走走。蒯轍參！

韓 信：先生免礼。看座。

蒯 轍：告坐。傳蒯轍进帳，有何軍情商議？

韓 信：先生哪能知道！适才探子报道：圣上駕游云梦。請先生进帳，商議接駕之事。

蒯 轍：既是这等，今日这駕不接也罢。

韓 信：却是为何？

蒯 轍：汉皇久疑吾主。

韓 信：汉皇疑我来？

蒯 轍：汉皇見大王勇略过人，天下的兵权尽归大王执掌，倘有他变，恐其江山有失。汉皇此次駕游云梦，恐非是真，必是陈平等献的詭計，想陷害大王。故此今日这駕不接也罢。

韓 信：先生此言差矣！天子巡狩，諸侯朝覲，乃古之大礼。先生何必多疑！

蒯 轍：大王呀！（唱慢西皮）

大王不必太痴迷，亦非蒯轍搬是非。

曾記固陵圍項羽，大王后至誤了期。

大破三齐未繳旨，請封齐王惹是非。

該因当年貪爵位，汉室君臣加了疑。

阳武陈平多詭計，竹何造下杀人律。

駕游云梦非真意，怕的内面有玄机。

韓 信：哈哈……（唱慢西皮轉垛子）

先生說話真蹊蹊，胡思乱想多加疑。

汉皇待我多恩义，官封王位加九錫。

肖何当年将我举，手足相交称莫逆。

陈平縱然多詭計，他害本藩有何益。
臣接君駕古之禮，豈肯坐視把君欺。

蒯 轍：（唱西皮搖板）

講什么漢皇多恩義，三番兩次把大王逼。
前在修武摘印璽，后至定陶削權力。
三齊改封楚王位，擒虎先把爪牙劈。
此去云夢好一比，鳥入樊籠怎騰飛！

依蒯轍之見，大王何不學古今兩人。

韓 信：哪兩人？

蒯 轍：古之范蠡，今之張良。一個隱居泛湖，一個告職歸山，
到後來也落個全身之計。

韓 信：喂！本藩官居王位，正好安享榮華，為何教我休官罷
職？

蒯 轍：大王！豈不知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敵國
破，功臣亡啊！（唱西皮一字板）

太平本是將軍定，哪見將軍享太平？
既不告職歸山隱，到不如興兵反朝廷！

韓 信：大胆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蒯轍出言太不遜，不該勸王反朝廷。
任你說得花添錦，本藩要去把駕迎。

蒯 轍：（接唱西皮搖板）

千言萬語勸不醒，一心要去把駕迎。
此去定然成齋粉，好似飛蛾自撲燈。

大王呀！今日這駕實實的接不得！

韓 信：中軍！

中 軍：有。

韓 信：將他攆出帳去！

中 軍：出帳！

蒯 轍：哎呀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我的良言他不听，大睁二目赴火坑。

含悲忍泪出轅門，准备棺木把他的尸盛。(下)

韓 信：且住！蒯轅帳中出言不遜，倒教本藩放心不下。哎呀！这……哦！是了。前日随何来言，吾主知俺隐藏鍾离昧，有人讒言害我。他劝本藩将鍾离昧斬首，以塞众口，而解王疑。想鍾离昧与本藩乃是旧交，故而不忍加害。如今吾王駕游云梦，我此番前去接駕，倘主上向我隐藏反叛，与敌通謀，那时我是怎样知罪得起？哎呀！这……哦！有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不免依随何之言，杀昧見帝。中軍！

中 軍：有。

韓 信：掩門！

〔四龙套两边下。〕

韓 信：正是：芝兰气味投，君子相交亲；非俺忘大义，惟知全自身。

〔韓信下，中軍隨下。〕

第六場

〔書童、鍾离昧同上。〕

鍾离昧：(唱慢西皮)

可叹項羽少才能，不納忠言拒群臣，
九里山前遭圍困，烏江之上喪殘身。
多蒙楚王将我隱，念在当年故友情。
日坐愁城心納悶，有家难归叹飄零。

〔韓信帶中軍上。〕

韓 信：(唱西皮一字板)

垓下兵散楚歌声，楚将甘心背主行。
項伯同宗已先叛，受封賜姓枉偷生。

鍾离昧：(見韓信帶劍着惊介)將軍請坐！

韓 信：有座。唉！

鍾离昧：將軍為何滿面愁容？

韓信：故友哪能知道！适才探馬報道：吾主駕游云夢。我此番前去接駕，倘主上知汝在此，定然降罪于我。不惟无益于汝，反而有害于我。今欲借汝首級獻帝，以釋我罪。此乃出于不得已，諒必无怨于我？

鍾离昧：（惊介）將軍不可自誤，今日杀吾，不日刘邦即随手杀將軍。前日随何之言，非益將軍者，实陷害足下也。請三思之！

韓信：为主尽忠，理之当然。宁可主負我，我决杀你以表我无叛心也。（拔劍擲地）宝劍在此，請君自便！

鍾离昧：哦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胯夫反臉无情份，不念当年救汝恩。

我今一死无別恨，不見汝亡恨难平。

眼望着原郡地——（哭）

我的妻儿呀！（接唱）

想見妻儿万不能。（持劍）

也罢！（接唱）

手执宝劍項上刎。（扎下句，持劍自刎而死）

〔書臺下。〕

中軍：鍾离昧自縊！

韓信：哎呀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一見故人喪了命，好似鋼刀刺在心。

非是我韓信无情份，怕的吾主罪某身。

手执宝劍人头斷，中軍备棺把尸盛。

中軍听令！

中軍：在！

韓信：看上好棺木一口，將鍾离昧尸身收殮，掩埋后園，不得有誤！

中軍：得令！（下）

韓 信：这正是：富貴如繁花，鮮艷仅三春；非俺忘大義，哎呀！寶劍喪至仁。（下）

第七場

刘 邦：（內唱西皮倒板）

孤王离了咸陽地。

〔四龙套、四兵士、四大將、陈平、樊噲、刘邦同上。〕

刘 邦：（唱慢西皮轉垛子）

文臣武將保華夷。

可恨韓信背孤意，招兵買馬使孤疑。

叫聲武陽樊噲將，孤王言來听端倪：

此番駕游云夢地，个个兒郎守机密。

吩咐三軍催坐騎，諒韓信難解这玄机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八場

〔蒯徹上。〕

蒯 徹：（唱二黃搖板）

楚王不听我的话，听信奸言把鍾离昧杀。

执迷不悟去接駕，未曾喪身我先去祭他。

穿孝服捧灵牌拦住他的坐馬，

旌旗飄馬蹄忙遍地黃沙。

〔四龙套、中軍引韓信上。〕

中 軍：蒯徹擋道！

韓 信：列开！蒯徹！你身穿重孝，手捧何人的灵牌？

蒯 徹：大王一观，便知明白。

韓 信：待我下馬看来。（下馬接牌念介）“故楚王韓信之灵位”。

（擲牌子地）啊！蒯徹！你敢莫瘋了么？

蒯 徹：老朽倒不曾瘋，誠恐大王你痴了。

韓 信：怎見得本藩痴了？

蒯 轍：老朽在帳中相勸之言，大王执意不听，从此難見大王之面，故而未曾喪身先祭禮，略表老朽報主情。

韓 信：嚙！胆大蒯轍！若不念你隨吾有功，定要將你斬首。中軍！

中 軍：有。

韓 信：將蒯轍與我趕了！

中 軍：趕了！

蒯 轍：唉！韓信不听我言諫，此去性命難保全。（下）

韓 信：且住！未曾接駕，蒯轍與本藩一个大不吉利。哎呀！这……哎呀！常言道：忠臣不怕死，怕死豈為忠。眾將官！

龙 套：有。

韓 信：打道云夢！

〔牌子，同下。〕

第九場

〔四青袍引肖何上。〕

肖 何：（唱二流）

為國家我何曾一時閑空，
食王祿理应当報答主公。
那韓信他不該擁兵自重，
成三齊未繳旨逼王賜封。
為臣者必須要把君來奉，
留下了美名几耀祖榮宗。
叫與人來與老夫忙把道擁，
吾的主拿韓信假游云夢。

〔四青袍、肖何下。〕

第十場

〔四龙套、四兵士、四大将、陈平、樊噲、刘邦同上。〕

〔四龙套、中軍、韓信反上。〕

樊 噲：楚王擋道！

刘 邦：列开！

韓 信：（下馬，參駕）臣、韓信接駕，吾皇万岁！

刘 邦：韓信！你也来了？

韓 信：圣上駕臨，臣焉敢不来！

刘 邦：你可知罪？

韓 信：臣知罪。鍾离昧已斬，請主查驗。

刘 邦：韓信！你将鍾离昧隱藏許久不报，今見孤出游云梦，事机泄露，才将他斬首，非汝本心杀昧也。武阳侯何在！

樊 噲：侍候万岁！

刘 邦：将韓信捆綁，打上囚車！

樊 噲：臣領旨。綁了！

〔四兵士綁韓信，韓信隨人下。〕

刘 邦：班师回朝！

〔刘邦率众押韓信下。〕

第十一場

〔四兵士、鮑英上。〕

鮑 英：（唱西皮搖板）

豪杰生来爱行俠，时运不至走天涯。

多蒙韓公录帳下，自愧无功报答他。

俺、鮑英。乃是淮阴人氏。自幼习就一十八般武艺，奔走江湖，多蒙韓元帅收留帳下，自愧无功报答元帅。适才中軍回营报道：韓元帅被刘邦捆綁解京。我想此番韓元帅被押解京，定然凶多吉少；俺自幼习就百步穿楊，百发百中，我不

免暗抄小路，赶在刘邦前面，候他到来，一箭将他射死，除却昏君，以报韓元帅当年收养之恩。这正是：蒯轍之言实不虛，桀犬吠尧各卫主。（唱西皮一字板）

昔日楚汉两爭强，屢战屢敗是汉刘邦。

韓王逼霸烏江喪，今日才得坐咸陽。

文通之言果不爽，飞鳥尽来良弓藏。

〔四兵士、鮑英下。〕

第十二場

〔四龙套、四兵士、四大將、陈平、樊噲、刘邦押韓信上。〕

刘 邦：（唱西皮快一字板）

陈平定計果不差，假游云梦把韓信拿。

吩咐三軍催坐馬……

〔鮑英暗上放箭介。〕

刘 邦：（接箭）有刺客！（接唱）

樊噲快將刺客拿！

〔四龙套护陈平、刘邦下。〕

〔樊噲率众与鮑英开打，鮑英不支被擒。〕

樊 噲：有請主公！

〔刘邦原人上。〕

刘 邦：刺客可曾拿住？

樊 噲：已曾拿住。請主当面詢問。

刘 邦：將刺客押了上来！

〔四兵士押鮑英上，鮑英立而不跪。〕

刘 邦：哪！胆大刺客，見孤为何不跪？

鮑 英：你非我君，我非你臣，誰来跪你！

刘 邦：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誰？从实講来！

鮑 英：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俺乃淮阴人氏，姓鮑名英！

刘 邦：哦！不料你也是淮阴人氏！（回顧韓信）你既是淮阴人氏，受何人指使，暗藏森林行刺孤王，指出主犯，免你一死。

鮑 英：刘邦！匹夫！想韓元帅有功于国，你这昏王竟将他押解进京，正如蒯轍之言：飞鳥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；敌国破，功臣亡。俺乃各卫其主，并非受人指使。既被你擒，只求速死。这正是：不效周兰报項羽，要学田橫为主終。

刘 邦：听你之言，乃一忠义之士，行刺孤王也不見罪于你，若能輔孤，自当重用。

鮑 英：呸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刘邦不要假言誑，牢籠詭計害忠良。

元帥大功今安在，如今只落这下場。

要俺輔你休妄想，除非紅日出西方。

刘 邦：呀呀呸！（接唱西皮搖板）

开言叫声樊噲將，快將賊子斬道旁！

樊 噲：去罢！（斬鮑英介）

刘 邦：班师回朝！

〔牌子，同下。〕

第十三場

〔蒯轍上。〕

蒯 轍：（唱西皮搖板）

适才大街得一信，楚王被擒解进京。

老夫、姓蒯名轍，字文通。适才大街之上聞听人言：楚王去至云梦接駕，被刘邦拿解回京。果不出我之所料。想俺蒯轍，多蒙韓元帅知遇之恩，今日主遭大难，难道說叫俺蒯轍看水流舟不成？我不免权且隱居楚地，打听大王的下落。若是丢官罢职，还則罢了；倘有一差二錯，定是肖何、陈平諸賊陷害。說道一声肖何呀！肖何！老夫到那时为报故主之